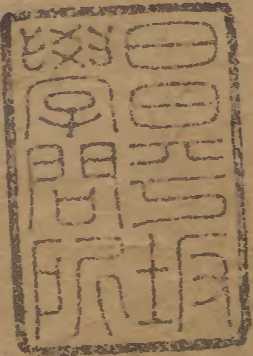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廣十四

空同子
真寥子遊
廣莊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二	四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漢
七	三		
〇	一	三	書
函	八	四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46	
冊數	32 (14)		
函號	370	41	

巴集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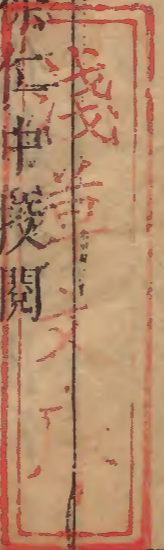




同子

北郡李夢陽撰

徐仁中校閱



化理上篇



或問電雷空周子曰呼胡而淵于淺人雖然竊聞之矣是陰陽搏擊之爲也曰有鬼神形者何也曰氣動也氣散則散凡神怪隨氣之妖祥亦有人物形者皆變也星之妖爲攙拾天狗彗孛等亦氣之生散唐一衍北斗化七豕是也

正德二年正月一日日食既空同子曰予蓋親睹焉

空同子

月體不滿規日大而月小乎凡月食既則輪盡黑無餘欠乃益知月體小於日

天與水違行訟天一生水天水一耳違行訟者訟詞兩而事一也

五行木金水火四氣不內邪邪入則壞惟土內汗汗變則化化則神是故貫四時而獨功也在人脾爲土游溢精液輸灌肺腎肝心不然百物食之腥葷臭味穢雜于胃中何以發神明而行變化莊子神化爲臭腐臭腐復爲神化蓋言土也

用先土生先水天一生水資始之道也故人命門在腎。

極黑之夜久坐亦明陰中之陽歟猶水之中明歟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檜不棲蟬熊豹之皮不上蟻

天道以理言故曰虧盈而益謙地道以勢言故曰變盈而流謙鬼神以功用言故曰害盈而福謙人道以情言故曰惡盈而好謙盈謙以分限言耳非謂消長升沉也而俗儒不知類以日月草木等當之悲哉月

空同子
有虧而無益、草木有益而無虧、若以凋落爲虧、則謙者不凋不落邪
天地間惟聲色、人安能不溺之、聲色者五行精華之氣、以之爲神者也、凡物有竅、則聲無色、則敝、超乎此而不離乎此、謂之不溺
德者必福、天人相與之際、若求焉者無心之心也、求福不回、人際天也、介爾遐福、天際人也、壽考不忘言、壽考之求德、如念念在之也、禍福之幾、捷於影響、察之乎察之乎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於上、則生於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雨雹對、謂十月真無陽、又謂月內一月無陽、何哉

易獨言象、象者懸一以會萬者也、又一一者象之所由始也、一以會萬、故得象而忘言、萬以會一、故得意而忘象、它經言一理則止、一理言一事則止、一事一也、春則生、秋則枯、風一也、春則展、秋則落、雪一也、冬六出則益、春五出則損、水一也、鷺鳴則宜、鷄濡

則傷土一也夏至則重夫一物且爾况殊哉

或問人性上人何也空同子曰陰陽必爭也二氣旋轉坎北以負勝為寒暑是故晴和之日少而風曠之時多斯陰陽之爭也人秉其氣得不上人哉

或問化權空同子曰陰陽代更必爭而主之者行如春主生即惡風淒霜無損於拆萌如冬主藏非無晴和之辰而黃落愈增故曰化權權者謂主之也有官之義焉官之者權也能推移輕重之也

東方蒼龍七宿中曰火心星也心昏中則夏木生火也人心屬火故名火為心詩七月流火是也斯皆自然之數也火秋則流而下以火不生金故不復中於西而二十八宿西者虎北者龜蛇東者龍南者鶉皆自然此象非人假借之也

北之象二陰二也空同子曰予往在玉虛觀見其像設問道士此何神答曰皆星也慮人不敬畏故假名像耳如王靈官即心星故焰而火輪北者至陰之地陽之根窟故日照三面如人之背至陰不自見至靜而動者出焉非此則無根無根則其用窮也人五臟

系在背背有神舍故膏肓病則無醫膏肓者根也
 夏易首連山天下不止不動動根止商易首歸藏天
 下無陰無陽陽根陰周易首乾天下非陽不統故後
 天尊陽土五時脈谷曰背星也欲人不病其始則
 此化理下篇也空同子曰子於丹玉也與其
 夏則伏者傳其所尅也秋冬春不伏者子承母也伏
 則蒸濕者土氣也助金生之也木生火故日東出日
 不照北以水也夏至日照三面亦不北月西生者金
 生水也月不北者從日也又借日而光者也又陰不

獨成者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不相妨耳桃榮而梨枯麥秀
 而穀槁則妨矣百步之內茂草各遂一不遂則妨矣
 虎肥而鹿瘠馬健而牛羊羸則妨矣
 斗七故天之數多準七二十八宿皆七也左氏天以
 七紀是也日月五行璣政亦七易曰七日來復極永
 之晝時七則回夜亦如之詩曰終日七襄是也僧家
 竊其意義是故數亡人用七
 人皆曰中國天地東南隅耳又曰萬物齊乎巽故中

國文物聲教獨懿然燕之土盧盧龍塞是也盧黑也
 江之南石之色皆赤中國之四方不見乎又星曆驗
 之側景臺郭守敬量天尺亦樹嵩洛間則中國不有
 中乎佛者竊其意乃曰天地有幾洲中國者南贍部
 也
 或問海市李子曰此處偶有此怪異氣耳夫陰陽五
 行氣化不齊濱海之邦海錯萬殊廣之珠澳之石北
 之蠆南之鯨淮之蟹吳之蛤能盡究所來耶事有不
 必辯者以其非急也有不能辯者以其非理也不必

辯如海市鳥鼠同穴象膽四時在四脛之類是也不
 能辯如彘立人啼人死託生之類是也人不能自見
 其腦與背病之來也忽而痛忽而止忽而寒忽而熱
 自不能知之而好奇者每每辯其非急求之理之外
 乎
 夏之初月高其圓也低冬之初月低其圓也高進退
 之義也
 人之五臟各其喜生腎虛者嗜鹹肝虛者嗜酸凡食
 脾胃喜之則味佳不喜則咽之不下亦自喜生之道

歟、口、脾之屬、歟、
 濟之性勁源於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
 為百泉為衛水一支為濟源出山東為七十二泉大
 抵天地勁氣在山西人之性勁天下其鐵亦如之所
 謂并州剪刀者也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
 間瀦為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
 五行火無體在物則藏燃物則用用盡則息五藏心
 為火炯然中伏遇動則發不動則已

十支在時五日一周在日兩月一周在月五年一周
 在歲六十年一周朱子謂六十節者此也十二支子
 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木人見漆則瘍猫見寅人
 則銜其兒走徙其窠昨問劉南宮劉曰是真有之也
 不但取象朱子論乾馬坤牛震龍巽雞坎豕離雉艮
 狗兌羊曰此取象亦自有來歷非假譬之由是觀之
 十二支象真有之邪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未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
 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電光墮地則石氣非不
 形也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

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者也朱子本義主操著
乎陰陽貫錢四時一緡錢亂而成緡已矣向背上下難
仍也四時成歲已矣明晦雨暘難仍也

離爲科上槁木盛火藏於內助其盛木槁火燃其外
灰其槁人水火濟而生者也生則神棲日離爲日也
水絕則死以槁而焚也人槁則神先去日

空同子省稽坐其塲麥將颺候風焉田老曰風之來
視雲雲之方無風也已而四方雲風來子詰之田老

曰風卽來無定方斯謂斷續之風也不信令颺焉麥
果四落子曰嗟斯可以心觀矣夫風無不入者也雲
猶格之况心乎况心乎

後天之易退乾西北長子用事退坤西南長女代母
然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傳稱觀志易戒無成又家有
主母則悍奴奪氣如漢高不廢呂雉者斯何也空同
子曰用事者六主之者二是故六氣代謝而乾坤常
行也故曰役乎坤戰乎乾
秋之雲濶而薄故其雨微夏之雲獨而湧故其雨注

化氣亦專而後壯者勢然也轟雷徧四海凍澍盡八
埏天地能之乎故言仁智者必曰勇勇者專壯之義
也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渙者文隨之而生者
也亦天下之至變也天地之道一耳齊生而槩斂則
其功不普物之生斂有先後而無棄遺者變化之漸
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化極而不生不斂則萌
者始枯實者始槁斯傾者覆之也非變化之罪也
小人多君子少何也陽一陰二也陽生於陰也小人
必壞者邪也福善禍淫之道也陽生於陰者男自女

生其證也

元氣正行已矣成歲功已矣非無邪惡妖穢之氣任
之矣任之者俟其盡自滅也彼卽溷溷無損於歲功
斯天地之大也堯舜之治亦其大焉矣非戶戶人人
者論也

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月甲子兩月一周周
六而成歲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爲三百六十
倮蟲三百六十而人長之毛蟲三百六十而麟長之
羽蟲三百六十而鳳長之介蟲三百六十而龜長之

空同子
鱗蟲三百六十而龍長之皆六之則也木水用陽六
甲六壬火用陰六丁而土金不用
或問舜入井以孔出空同子曰既入井顧安所得孔
哉卽有孔象獨不之知邪曰若是舜胡由出曰神爲
之也漢高火風破圍光武六月之水宋康王泥馬渡
河古來真天子怪異多矣况舜哉此等不可知亦不
可窮

物理篇三

道、理、一、橫、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

字真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者也變之非王也

人食蔬谷不害食果蓏害木尅土也木味酸水生火

故食果蓏多則酢而內熱

木實曰果
草實曰蓏

雀乳雛四月四五六月六夫曆者聖人節天者
也鳥知四時已矣知月乎哉

麥種之秋而焦于夏火尅金也麥穗直而芒有兵象
焉穀種之春而焦于秋金尅木也穀穗垂而毛有木
象焉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然寒蟬螢北京有之

空同子
矣地之異邪冷使之邪江之南不產荆棘山不產櫟
桑之義邪孔林不產荆棘仁邪

空同子之廬有蝠焉多而穢令撲焉撲者無始而有
終問焉曰始撲之逐焉逐逐擾擾其獲也少終立廬
之中俟焉至則撲之故其獲多甚哉一之應萬也
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玄鳥生商武敏
肇姬尹之空桑陳搏之肉搏斯於理能推哉空同子
曰形化後有氣化焉野屋之鼠醯甕之雞其類已
桃杏仁以核內含生生故曰殼孟子曰仁人心也又

曰仁者人也以生生言之也

髮血之餘血陰也髮黑者水之色也白者反從母氣
也凡物極則反
松柏蒼然梧竹疎秀茶梅冷淡荆棘針樗櫟臙腫芝
菌靈異茶蘼穠弱鹿蔥海棠艷並育而同生氣之變
化然也文固難以拘論也故文必曰如此如此者皆
拘之類也

雙生以後爲兄者昧化理者也凡產必前動謂之回
轉無碍則首始下首下則生矣卽以受氣先後疑則

空同子
回轉時先氣者先出矣。斯造化至妙之幾，所以全母子者也。予亦雙生子，先生者體大，差長亦獨先。齧橄欖爲楫，撥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歟。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必曰：此或與昔者席其化理，其篋一橫一直者，二儀也。一顯一伏者，陰陽也。一篋顯伏者，陰陽一道也。篋必錯三而成文者，三才也。織之必自中起者，極也。形必方者，四方也。制器尚象，孰不由之而人知之乎。

北之土厚，故其人信；南之水廣，故其人智；土厚故其鼻隆，水廣故其口開，鼻隆故北人不相，鼻口開故南人不相，口信而偏，故其性慇，智而流，故其性巧。水克火，然火水既濟，水生火，然火焚木，何也？天下有一氣之害，二性之交也。

海翁忘機，則鷗狎；百里奚忘祿，則牛肥；祿亦機心乎？禽鳥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興。空同子曰：弘治初，予蓋侍朝焉。每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於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獻皇帝

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數集江柳向王舟
鳴噪亦今中興之應歟今人家喜鵲憂鴟亦氣之
先歟寧陵符生舊稱老鴉符家言環莊樹皆鴉每鳴
噪妨人語今多事來鴉亦不之來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
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言直音言曲樂
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
諧者也如粥粥呼鷄落落呼猪咄咄呼馬驢苗呼猫
鷓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謠如今里巷之
詞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板眼所謂知音也及
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
而後知樂解者未達乃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
彈琴六馬仰秣爲禽獸知音夫作樂而獸舞鳳儀斯
感通之妙非聲音之末也昔有鼓琴於池上者調及
蕤賓而蕤賓鐵躍之出亦謂知音邪
天道虧盈而益謙繪事其証乎凡繪不及則是過之
則非知繪人分寸亦人若六七尺則非人以人長五
尺也物皆然又如繪朴野幽寂之形則雅如草村茅

空同子
廬、疎、松、片、石、疲、驢、破、帽、則、雅、若、繪、樓、間、金、碧、凡、富、貴、事、則、俗、矣、吁、天、之、盈、虧、不、顯、哉、不、顯、哉、

鳥之性南向鴉鵲晨南昏北蝠昏南晨北南出而北還也鴈之南也鶴鶴亦南卽鶴鶉鷓鴣梧同黃雀之微亦南不問遠近但見其南耳

生性難移如草木之蔓之直故人剛柔之偏變之爲剛善柔善有之矣若欲剛爲柔柔爲剛能之乎

天之生物主於用龍用天故雲馬用地故健虎用山故風牛主耕故柔馬主行故不寐豕主食故一乳十

七八推之物皆然而仙釋之徒乃欲棄人倫絕羣類高飛遠翥哉如生才亦主用大受小受卽有湮淪者鮮焉用之時義大矣哉

王生善聽聲聞丁公馬蹄聲曰旬月必拜相又聞其蹄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名位素定矣以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知宋宰相乘馬金達官肩輿行謂馬卑也唐宋拜相則築沙堤或以便於馬

箋云唐天子尚乘馬况宰相哉如肅宗與玄宗控馬是也

禹貢山川多與今不合何也空同子曰自河之入淮

也、彼榮澤、孟諸、芒、礪、諸陂、今皆耕牧地、耳流謙變盈、滄海而桑田、古今能合哉、

車陸象鳥舟水象魚蓋不能不圓席不能不方智者行其所無事已矣私意鑿之哉、

空同子圍爐而觀銅瓶之水熱極則響轉微乃喟然而歎曰嗟至寶不耀至聲無聞天之道哉天之道哉凡欲人知者非足者也凡人不知而悶者欲人知者也、

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天下之毛多矣繁令必曰牛毛者何也空同子曰牛之毛於人獨無用用之無益也然則繁令者不可鑿哉

味、生、色、故、染、絳、必、以、酸、義、生、味、故、吟、詩、必、用、色、嘉靖六年四月舞陽之野麟生於牛其夜火光又其聲雷又見其角而鱗以爲妖擊之口吐火籠頃又蘇瘞之士又自起聲轉雷擊碎首乃死見者謂麟也野人懼扛之省城然誠麟也古謂麟一角然此則雙肉角麟馬蹄此則蹄牛古謂鶴胎生今鶴卵生豈傳者誤邪抑形有變邪此似麟非麟者邪占又謂牛馬交則生

麟此牛馬交者邪龍與馬交則生千里馬汗則腹下
麟
嘗疑大學絜矩又疑平天下不言準而言矩今乃知
方圓平直一道矩盡之也矩爲方削其角則圓矩爲
平直其尾則平尾不直不平也陣法五變亦方變圓
或問方能圓圓不能方何也李子曰楊根陰也
鋸之齒太平直則入木不行必有齟齬俗謂之料斯
濟變之譬也泛駕之馬不羈之才用之易效
聖人貴智亦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鰕魚性痴見人則

樹其鬣謂人懼已也又其性畏寒西方有鳥曰半翅
者亦痴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杖擊之得也鱗魚
入網輒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雞愛
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乾爲駁馬駁犀牙食虎豹一名茲白空同子曰凡物食
物天生相制之義非但力之也駁未必力虎豹虎豹
食鹿豕牛馬鹿豕牛馬見之則鷓而尿斯有制之者
非力之罪也如豺小而降虎豹是也在人如君制民
夫制妻在禽如鷓搏兔鷓擊鳶

治道篇四

或問袁帝屢誅大臣而卒不威何也空同子曰人主以無爲爲威有代天之相則百官自正有執法之吏則百度自貞君何爲哉故自用者小侵下者煩煩小之政挾之誅戮則人心離矧哀非正已之君乎賈氏曰廉遠地則堂高

君子以過惡揚善順天休命過者止之之義而揚者彰之之名也火在天上旣無所不照物無遁形善惡畢露使遽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勝罰之邪又能盡爵之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過過之不過則罰行不國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有非我者過之揚之吾何心哉真偽兩在不逆其偽功罪具疑則重其功上之道也羣居而和一君子每蓋數小人陽統陰也私起而爭一小人每害數君子陰賊陽也反復之道也天地能使陰無哉在統之有道耳

衆美容惡羣惡不容美如華屋有穢只見其華而茅茨之下著一雕氣則詫眼難觀矣故衆君子中不無

空同子 十七
小人而羣，小人內絕，無君子，故治朝君子七而小人三，不害其治而亂世容一君子不得。

言治者必曰唐虞，何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堯在位一百一十年，舜在位八十年，又禹繼之，則二百餘年矣。卽有堯舜而年或不及，則於變亦難。孔子王者必世而後仁，謂此也。

郊上辛社稷，上戊祭孔子，上丁戊在丁後，故先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以丁不常，十故人鮮知一日之戊。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

初十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無諳禮者，竟寢下行。大人以天下爲度，書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言度也。論相者曰鼻吸三斗醋，曰腹內好撐船，亦以度言也。相必言度者，以狹人氣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窒，窒則瞽。天下之務，大人恒澄明澄明，則鑒物也。今人但知宰相包容，不知包容中有鑒也。不然模稜胡塗，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天地父母萬物，聖人父母萬民，其心無一息忘之。故孔有莫知之歎，孟有不得已之辯，卽如父母育嬰兒。

有一息忘之耶

莊周齊物之論最達天然亦最害治使人皆知彭殤
孔跖同盡同歸則孰肯自修或又知清濁混沌金石
銷鑠孰彭孰殤孰孔孰跖肯自修乎故曰害治孔子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人之病痰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盡去
痰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

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孔
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關

羽威振華夏陶侃千里不拾遺亦其風耳李斯論囚
渭水爲赤而關東盜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
道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甘誓以君行故其詞嚴胤征以臣行故其言詳一君
二民之道也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命之天者也天生烝民其命匪
謏秉之人者也命一也蕩之世乃辟乃匪謏乃有初
無終皆詩人疑怪之辭也天不酒爾以酒不義從式
言酌酒者不制之義酒伐德故愆爾止又亂性故無

空同子
明晦號呼俾晝作夜者靡明靡晦也斯自事耳非天
酒之也

顛沛之揭者本實先撥也非枝葉之害也治天下有
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也

人無賢愚嗜酒必貽然紂甚是故詩書言酒禍於紂
切也

居上貴寬太寬則弛臨事貴簡太簡則漏故曰寬而
栗又曰居敬而行簡

聖人重祿位者本人情而順天心也天之禍福主德
人之好惡主利孔子稱舜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
其祿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書曰我有周惟其
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是以名位歆之也詩亦曰爾
公爾侯逸豫無期聖人豈內好爵而外隱約哉民之
所好好之又天以是報德也故今將喬其官則高廣
紅黃夢寐嘉美星命拱吉固知天未始不祿之重也
又日期人以名位不若勉人以德業空同子曰無其
德無其業無其位無其名即有之幸
耳矣

空周子曰使孔子得位二帝三王之治難哉或問何
難也曰堯舜禹之世則有益稷臯契夔龍湯有伊尹
萊朱文武有太公周召孔門惟一顏子王佐才不幸
而蚤死設使孔子得位則參雍游夏季路輩能爲益
稷諸人事否乎以沛中豪傑南陽貴人觀之則佐命
未生亦孔子不王之兆也

爲政在人非其人而用之則不官取人以身非其身
而取之則不人不人而曰世無人不官而曰世無官
有是理哉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年資未應轉又爲更調法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
縣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等甚者巡撫都御史亦
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古之良久任獲之也漢世爲吏者不長子孫乎凡治
朝皆然

孝廟不立貴妃是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謂
之謂之者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
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嗣之道也是故一傳絕
曹志秦秀庾純父子皆切實之才晉武怒而不采郤

空同子
詭阮种華譚直辯博之士則上第登庸斯取人以身
之證乎

太宋時翻陽一老儒詆斥濂洛之學上已所著書
上覽之大怒閣臣楊士奇力營救得不殺遣人卽其
家盡焚其所著書空同子曰盛世之君有道哉記曰
一道德以同俗故異言亂政

詔令足以占朝廷言有遺慮則知野有遺賢矣故朝
有王臣則其言王朝有霸臣則其言霸尉佗得漢文
書卽徹黃屋奉正朔竇融得光武璽書歎服曰天子
而霸劉基徐達輩固元生之也我太祖用之而
與世無人邪有人邪

鮑參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
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空同子曰
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
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
聞之先生曰銷元氣者苛吏也苛則刻則不恕則怨
已凌人則訐人則伺察人譬無疾而藥索五臟之未
形

今之弊官不久任 國初臺省不甚通如御史陞按
察僉副或徑陞使使久則入爲左右都副則左右副
僉則左右僉如知府久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叅左右
使久則入爲部侍郎尚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繩糾
之權民吏無不更事之嫌今臺省旣大相通融而任
又弗久也蓋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吏數遷太相
賞緣求速故私奸易規避大事無了絕途路迎送糜
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爲
小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叅議等或

明見萬里孰謂詔令不足占朝廷哉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如聚財強兵非不爲上然非爲
德援引私昵非不爲下然非爲民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若固有之者註曰不
以位爲樂非也樂者對憂之名不以位樂以位憂乎
旣若固有則憂樂具泯豈必不樂而後爲不與哉獨
言舜禹者以其得天下易也

成康刑措之治召畢壽考夾輔之功也不然康之世
其難哉或曰任之而不疑二王不賢乎

春秋諸侯出告廟則書至則有飲至策勳之禮所以
孝敬而防游佚也。聖人之制禮不其微邪。是故僖
伯憂如棠
和氣致祥而治世亦蓄天心仁愛之歟。乖氣致菑而
叔世亦瑞燈滅必光耳。或曰治世蓄在朝廷而瑞在
天下。叔世瑞在朝廷而菑在天下。

空同子終

冥寥子游

四明屠隆著 武林潘之淙閱

冥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與之禮。
何謂匿情之談。主賓長揖。寒暄而外。不敢多設一語。
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
盼胡越。面頰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蹠也。燕坐
之間。寔辨有口。迺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懼裏
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
譚。甚而假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卽耳目口鼻。悉非我

冥寥子游

可嗔喜笑。罵總屬不真俗。已如此。雖欲力矯之。不能
何謂不典之禮。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其平交。終日
磬折俛首。何讐于天。而日與之遠。何親于地。而日與
之近。貴人纔一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
地矣。彼此相詣。絕不欲見。而下馬投刺。徒終日僕僕
夫往來通情。非舉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
衣束帶。縛如檻猿。虱嗜膚癢。甚而不可捫。跣步閒行。
輒恐隄官守。馬上以目注鼻。視不越尺寸。視越尺寸。
人卽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
大者三尺在其前。清議在其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
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上通脫。自喜不
涉此途則已。一涉此途。不得不俛而就其籠絡。真寥
子將縱心廣意而游于漭漭之鄉矣。

或曰吾聞之道士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
縛無解。俄而柳生其左肘。有鳥巢于其頂。此亦真靜
沈寥之極也。供爨下之役。拾地上之殘。此亦卑瑣穢
賤之極也。而至人皆真之。子厭仕路之跼踖而樂竒
游之清曠。無廼心爲境殺乎。真寥子曰。得道之人入

水不濡入火不焦觸實若虛蹈虛若實靡入不適靡境不冥則其固然余乃好道非得道者也得道者壩柄在我。虛空粉碎。投之囂喧穢賤。若濁水青蓮。淤而不染。故可無擇乎所之。余則安能。若柳之從風。風寧則寧。風搖則搖。若沙之在水。水清則清。水濁則濁。余嘗終日清靜。以晷刻失之。終歲清靜。以一日失之。欲聽其所之。而在境不亂。不可得也。使天子可以修道。則巢許何以箕穎。使國王可以修道。則釋迦何以雪山。使列侯可以修道。則子房何以謝病。使庶官可以修道。則通明何以挂冠。余將廣心縱意而游于滉漾之鄉矣。

或曰願聞子游冥寥子曰夫游者所以開耳目舒神氣窮九州覽八荒采真訪道庶幾至人啖雲芝逢石髓御風騎氣冷然而飄眇不知其何之然後歸而掩關面壁了大事矣余非得道者宅神以內。養德以澹。游氣以虛。敢不力諸。然而未也。宅神以內。忽而馳于外。養德以澹。忽而移于濃。游氣以虛。忽而着于意。其中不寧。則稍假外鎮之。其心無以自得。則或取境娛

之。故余之遊迹竒矣。挾一烟霞之友與俱。各一瓢一
衲。百錢自隨。不取盈。而欲令百錢常滿。以備非常。兩
人乞食。無問城郭村落。朱門白屋。仙觀僧廬。戒所乞
以食。不以酒。以蔬。不以肉。其乞辭。以孫。不以哀。畀則
去之。其不畀者。亦去之。要以苟免飢而已。有疑物色
者。晦而自免去。有見凌者。屈體忍之。有不得已。無所
從乞。卽以所携百錢用其一二。遇便卽補足焉。非甚
不得已不用也。行不擇所之。居不擇所止。其行甚緩。
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四五里而止。不取
多。多恐其罷也。行或遇山川之間。青泉白石。水禽山
鳥可愛玩。卽不及住。選沙汀磐石之上。或坐而眺焉。
邂逅樵人漁父。村氓野老。不通姓氏。不作寒暄。而約
略談田野之趣。移晷乃去。別而不關情也。大寒大暑。
必投栖止焉。而不行。懼寒暑之氣侵人也。行必讓路。
津必讓渡。江湖風濤。則止不渡。或半渡而風濤作。則
凝神定氣。委命達生。曰。苟渡而溺。天也。卽恐寧免乎。
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遭惡少年于
道。或誤觸之。少年行其無禮。則孫辭謝之。謝之而不

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有疾病則投所止而調焉。其同行者稍爲求藥而已。則處之泰然。內視反聽無怖歟。如是則重病必輕輕病立愈。如其大運行盡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踪迹所至。邏者疑焉。而以細人見禽。或以情脫。或以智免。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行而託宿。石庵茅舍無論也。託宿而不及。卽寺門崑阿窮簷之外。大樹之下。可以偃息。或山鬼伺之。虎狼窺之。奈何。山鬼無能爲苦。虎狼無術以制之。不有命在天乎。以四大委之。而神氣

了不爲動。卒填其喙數也。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其游以五嶽四瀆洞天福地爲主。而以散在九州之名山大川佐之。亦止及九州所轄。人迹所到而已。其在赤縣神州之外。若須彌崑崙及海上之十洲三島。身無羽翼。恐不能及也。所遇亦止。江湖之士。山澤之臞而已。若扶桑青童暘谷神王。桐柏小有。王母雲林諸真。身無仙骨。恐不得覲也。其登五岳也。竦立罡風之上。游覽四海之外。萬峰如螺。萬水如帶。萬木如薺。星河摩于巾。領白雪出于懷。袖鷓鴣舉手可拾。日

月掠雙鬢而過之。卽嘯語亦不敢縱。非惟驚山靈。殆恐只尺通乎帝座矣。上界晴灑萬里無纖翳。下方雷雨晦冥而不知微聞霹靂聲。細于兒啼斯時也。目光眩瞽。魂氣躍躍。出壙垠。卽欲乘長風而去。何之乎。或西日欲匿。東月初吐。烟霞晃射。紫翠倏奕。峰巒遠近。乍濃乍淡。又或五夜聞鐘聲。大殿門不關。虎嘯有風。颯颯去。披衣起視。則兔魄斜墮。殘雪在半嶺。烟光溟濛。前山不甚了了。于斯時。清冷逼人心。意欲絕。又或嶽帝端居。群靈來朝。幢節參差。鈴管蕭蕭。殿角雲氣。

幕帔霞綃。恍惚可睹。似近而遙。快哉靈人之音。何彼冷風之斷之也。五岳而外。名山復不少矣。若四明天台。金華。括蒼。金庭。天姥。武夷。匡廬。峨眉。終南。中條。五臺。太和。羅浮。會稽。茅山。九華。林屋。諸洞天福地。稱仙靈之窟宅。神明之奧區者。莫可殫數。芒屨竹杖。縱不能遍歷。隨其力之所能到。而遨焉。飲神漢之水。問仙鼠之名。啖胡麻之飯。餐栢上之露。或絕壁危峰。陡挿天表。人不能到。則以索自絙而登。或石梁中斷。玉扉忽開。奮而闌入。無恐。豁矜窳窳之洞。深黑而不見底。

僅通一線。仰逗天光。以火自焚而入焉。無恐以尋高。流羽士肉芝。瑤草及仙人之遺蛻處。游于大川。若洞庭。雲夢。瞿塘。巫峽。具區。彭蠡。揚子。錢塘。空濶浩淼。魚龍神怪之所出沒。微風不動。空如鏡也。神龍不怒。抱珠臥也。水光接天。明月下照。龍女江妃。試輕綃。躡文履。張羽蓋。吹洞簫而出。凌波徑度。良久而滅。胡其冷爽也。惡風擊之。洪濤隱起。鳴夷賈怒。天吳助之。大地若磨焉。寓縣若簸焉。恍乎張龍公。挾九子。擘青天而飛去。胡其險壯也。又秀媚靚粧。莫如虎林之西湖。楊柳夾岸。桃花臨水。則麗華貴嬪之開曉鏡也。菱葉吐華。芙蓉濯濯。朝光澄鮮。芳香襲人。則宜主合德之出浴也。天清日朗。風物明媚。朱閣朝臨。蘭橈夕泛。則楊家妃子之笑也。烟雨如黛。群山黯淡。奇絕變幻。亦大可喜。則吳王西施之顰也。冥寥子散步西冷六橋。已而深入天竺。靈鷲禮古先生。罷而出。訪丁野鶴于烟霞石屋之間。又潮音落迦。則冥寥子之家山也。觀音大士道場在焉。采蓮花而觀大海。豈不勝哉。意興既遠。汗漫而行。萬里足下。耳目偶愜其性。或旬

日居之終朝趺坐。以煉三寶。道德五千言。其竅與妙。乎玉清金笥。其志與覓乎扶桑玉書。其不問隣乎陰符二篇。其機在目乎太上指其觀心。古佛操其定慧。因禪定以求參同。則兀如非枯也。仙靈之宮。真如之寺。金身妙相。焜耀如日月燭。旣明矣。香旣清矣。羽人衲子。分蒲團而坐。啜茗進菓。繙經閱藏。小倦則相與調息。入定久之而起。則月在籐蘿。萬籟聞然。沙彌以頭觸地。童子據藥爐而瞑。于斯之時。雖有塵心。何由而入也。若在曠野矮墻茅屋。酸風吹扉。淡日照林。牛

羊歸乎長坂。飢鳥噪于平田。老翁敝衣亂髮而曝短桑之下。老婦以瓦盆貯水而進麥飴。當其情境。悽絕亦蕭瑟有致哉。若道人之遊。以此爲厭薄。則不如無遊也。若入邇都大邑。人烟輪轅。車馬填委。冥寥子行歌而觀之。若集百貨者。若屠沽者。若倚門而謳者。若列肆而卜者。若聚訟者。若戲魚龍角觝者。若樗蒲蹴鞠者。冥寥子無不寓目焉。興到入酒肆。沾濁醪。焚枯魚生菜。兩人對飲。微醒。長吟采芝之曲。徘徊四顧。意豁如也。驚詫市人何物。道者披藍縷。蕭然而風韻。乃爾

乎衆共疑之。蓋仙人云須臾徑去不見。

高門大第王公貴人置酒爲高會。金釵盈座玉盤進。醴堂上樂作歌聲。遏雲光隸守門拄杖在手。道人闖入乞食焉。雙眸炯碧意度軒軒而高唱曰。諸君且勿喧聽道人歌。花上露花上露。何盈盈不畏冷風至。但畏朝陽生。江水旣東注。天河復西傾。銅臺化丘隴。田父紛來耕。三公不如一日醉。萬金難買千秋名。請君爲歡調鳳笙。花上露濃于酒清。曉光如珠如珠惜。不久高墳鬱纍纍。白楊起風吼狐狸。走其前。獼猴啼其後。流香渠上紅粉殘。新年宮裡蒼苔厚。請君爲歡早回首。歌罷若有一客怒曰。道者何爲。吾輩飲方驩。而渠馨來敗人意。亟以胡餅遣之。道人則受胡餅趨出一客謂其從者曰。急追還道者。前一客曰。飲方懽。恨渠來溷人。以胡餅逐之。善矣。何故追還。後一客曰。僕察道者有異。欲令還而熟視之。前一客曰。乞兒也。何異之。有彼渠意所需。一殘羹冷炙而足。又一客曰。味初歌詞小不類乞者。座上若有一紅綃歌姬離席曰。以兒所見。此道者天上謫神仙也。兒察其眉宇清淑。

音吐俊亮。謬爲乞兒狀。而舉止實微。露其都雅。歌辭深秀。乃金臺宮中語。非人間下里之音。况吐乞兒口哉。神僊好晦迹。而遊人間。急追之。勿失。最後一客曰。何關渠事。亦飲酒耳。試令追還。道者固無奇矣。紅綃者。不服。曰。兒固與諸公無緣。又若有一青綃者。復離席曰。諸公等以此爲賭墅可乎。試令返道者。果有異。則言有異者勝。返之而無奇。則言無奇者勝。諸公大闕曰。善令從者追之。則化爲烏有先生矣。從者返命。前一客曰。吾固知其不可測也。紅綃者愀然曰。是

甫出門而卽烏有耶。惜哉。失一異人。

冥寥子曳杖逍遙。而出郭門。連經十數大城。皆不入。至一處。見峰巒背郭。樓閣玲瓏。琳宮梵宇。參差掩映。下臨清池。時方春日。韶秀鳥鳴。嘉樹日卉。敷榮城中。士女新裝。衽服雕車。繡鞍競出行春。或蔭茂樹而飛觥。或就芳草而布席。或登朱樓。或擢青雀。或並轡而尋芳。或連袂而蹋歌。冥寥子樂之。爲之踟躕良久。俄而有一書生。膚清神爽。翩翩而來。長揖冥寥子曰。道者亦出行春乎。僕有少酒在前溪小閣櫻桃之下。朋

儕不乏。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從我去乎。真家子欣然便行至其處。若見六七書生。皆少年俊雅。先一書生笑謂諸君曰。吾輩在此行春。無雜客。適見此道者。差不俗。今日之尊疊。欲與道者共之。諸君以爲何如。咸應曰善。于是以次就坐。道者坐末席。酒酣暢洽。談議橫生。臧否人物。揚挖風雅。有稱懷春之詩者。有咏采秀之篇者。有談廊廟之籌策者。有及山林之遠韻者。辨博紛綸。各極其至。道人在座。飲啖而已。先書生雖在劇談中。顧獨數目。道人曰。道者安得獨無言。道

人曰。公等清言妙理。聽之欣賞。而不能盡解。又何能出一辭少選。諸君盡起。行陌上。折花攀柳。時多妖麗。蘼蕪芍藥。徃徃目成。而道人獨行入山徑。良久而出。諸君曰。道者獨行何爲。曰。貧道適以雙柑斗酒。徃聽黃鸝聲耳。一書生曰。道者安得作許語。差不俗。庸知非黃冠中之都水賀監耶。道人深自謙抑。諸君復還就坐。一人曰。今日之游。不可無作。一人應曰。良是。有一人則先成一詩曰。疎烟醉楊柳。微雨沐桃花。不畏清尊盡。前溪是酒家。一人曰。厨冷分山翠。樓空入水

烟青陽君不醉風雨送殘年一人曰戲問懷春女輕
風吹綉襦不嗔亦不荅只自采藤蕪一人曰金鞭擲
道傍寶馬桃花汗何故擲金鞭儂將試紈扇一人曰
青山帶城郭綠水明朝陽日莫那能返開簾延月光
道人曰諸公開美詩各佳甚一人曰道人能賞吾輩
之詩必善此技某等願聞道人起立謙讓再三諸君
固請不輟道人不得已徐曰諸公信一時之秀秬各
擅場貧道蟬噪蛙鳴以博諸公噴飯乃吟曰沿溪踏
沙行水綠霞紅處仙犬忽驚人吠入桃花去諸君大
驚起拜曰咄咄道者作天仙之語我輩固知非常人
也於是競問道人姓名但笑而不荅問者不已道人
曰諸公何用知道人名雲水野人邂逅一笑卽見呼
以雲水野人可矣諸君旣心異道人于是力欲挽入
城郭道人笑曰貧道浪遊至此四海爲家諸公謬愛
卽追隨入城無所不可遂相携入城以次更宿諸君
家自是或登高堂或入曲房或文字之飲或歌舞之
場道人無不往者城中傳聞有一雲水野人好事者
爭相致之道人悉赴人與之飲酒卽飲酒與之談詩

文卽談詩文。摯之出遊卽出遊。詢以姓名則笑而不答。其談詩文剖析今古。規合體裁。頗核或稱先王。間及世務。兼善恢諧。人愈喜之。而尤習于養生家言。偶觀歌舞。近靡曼。或調之以察其意。道人欣然似類。有標韻者。至主人滅燭。留髡燕笑。媒狎卽正容危坐。人莫能窺。夜嘗少臥。借主人一蒲團。結跏趺其上。倦則卽其上假寐而已。人以此益異焉。居月餘。一日忽告去。諸君苦留之不可得。各出金錢布帛諸物相贈。作詩送行。臨別諸公皆來會。惆悵握手有泣下者。冥寥

子至郭門第。僅足百錢。悉出諸公所贈諸物散給貧者而去。諸公聞之。益歎息莫測所以。

冥寥子行出一山路。深窅峭隘。喬木千章。藤蘿交蔭。仰視不見天日。人烟杳然。樵牧盡絕。但聞四旁鳥啼猿嘯。陰風蕭蕭而恐人。冥寥子與其友行許久。忽見一老翁。龐眉秀頰。目有綠筋。髮垂兩肩。抱膝而坐大石之上。冥寥子前揖之。老翁爲起。注目良久不交一言。冥寥子長跼進曰。此深山無人處。安得有跲然者。翁殆得道異人也。弟子生平好道。中歲無聞。石火膏

油心切悲歎願垂慈旨以開迷老翁佯爲弗聞固請
之乃稍教以虛靜無爲之旨無何別去目送久之而
滅山深境絕處安得無若而翁者耶

又或隨其所到有故人在焉疇昔以詩文交者以道
德交者以經濟交者以心相知者以氣相期者思一
見之則不復匿姓名徑造其家故人見肅見冥寥子
衣冠稍異怪問之荅曰余業謝人間事通明季真吾
師也曰公婚嫁畢乎未也以俟其畢如河之清向子
平去則不返余猶將指家山聊以適吾性爾于是款

之清齋追徃道故數十年前俛仰一笑俱屬夢境
友人乃低回旣嘆且羨冥寥子其無累之人耶夫貴
執高張榮華滲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龍鍾盤
跚猶戀此物而不肯舍一旦去之攢眉向人業問車
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旣返田舍不屑屑焉菘種
菹理麻豆而日夜問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焉
胸中數徃數來直至屬纊乃已有大拜命下之日卽
其屬纊之辰有日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大可笑也
子何修而能早自脫屣若此冥寥子曰余閒中觀焉

殆有所傷而悟也。余觀于天日月星漢何冗而早夜西馳。今日之日一去卽失。雖有明日非今日矣。今年之年一去卽失。雖有明年非今年矣。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幻吾年自短。百歲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况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生常不得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閑精神和暢琴歌酒德樂而漶淩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于彈丸。當其轂輓而欲墮西岩。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擣里晏嬰之智亦不能轉之。而東雖有觸虹蹈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以爲長恨。余觀于地高岬爲谷深谷爲陵。江湖湯湯日夜東下而不止。方平先生曰余自接待以來已三見滄海爲桑田矣。余觀于萬物生老病歿爲陰陽所摩如膏之在鼎火下熬之不斯須而乾盡如燭在風中搖搖然淚枯燼落頃刻而滅如斷梗之在大海前浪推之後浪疊之泛泛去之而莫知所棲泊。又况七情見戕聲色

見伐憂喜太極思慮過勞命無百年之固而氣作千
秋之期身坐膏火之中而心營天地之外及其血氣
告衰神明不守安得不速壞乎王侯將相甲第如雲
擊鐘而食動以千指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昃張晏
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而不敢窺後數十年
又過之則蔓草瓦礫被以霜露風淒日冷不見片瓦
兒童放牛牧豕之場乃疇昔燕樂歌舞處也方其鼎
盛豪華諧謔歡笑時寧知遂有今日大榮衰歇何其
一瞬也豈止金谷銅臺披香太液經百千年而後淪

沒哉暇日出郭登丘隴鬱鬱纍纍燕韓耶晉魏耶王
侯邪廝養邪英雄邪駸子邪黃壤茫茫是烏可知吾
想其生時耽榮好利競氣爭名規其所難旨而獵其
所無益憂勞經營疇不其然一朝長寢萬慮俱畢余
嘗宿于官舍送往迎來不知其更幾主也余嘗閱乎
朝籍去故登新不知其更幾名也余嘗出關門臨津
渡陟高崗眺原野舟車絡繹山川莽蒼不知其送人
幾許也歎息沉吟或繼以涕泗則吾念灰矣友人曰
晏子有言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也齊景公流涕

悲傷識者譏其不達。今吾子見光景之駛疾，知代謝之無常，而感慨係之。至于沉痛，得無屈達人之識乎？**真寥子**曰：不然。代謝故傷，傷乃悟也。**齊景公**恨榮華之難久而欲據而有之，以極生人之樂，我則感富貴之無常而欲推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趨不同也。曰：子今者遂已得道乎？**真寥子**曰：余好道非得道者也。曰：子好道而游者何？**真寥子**曰：夫游豈道哉？余厭仕路跼蹐，人事煩囂，而聊以自放者也。欲了大事，須俟閉關。曰：子一瓢一衲，行歌乞食，有以自娛乎？**真寥子**

曰：余聞之師，蓋有少趣在。澹烹羊宰牛，水陸畢陳，其始亦甚甘也。及其饜飽，臍臍滋覺，其苦不如青蘇白飯，氣清體平，習而安之，殊有餘味。妖姬妾童，盡態極妍，槌鼓吹笙，滿堂鼎沸，其始亦甚樂也。及其興盡意敗，轉生悲涼，不如焚香攤書，兀兀晏坐，氣韻蕭疎，久而益遠。某雖常濫進賢冠，家無負郭，橐無阿堵，止有圖書數卷，載之以西波。臣懼爲某累，一舉而損之，水濱此身之外，遂無長物。境寂而累遣，體逸而心閒，其趣詎不長哉！一衲一瓢，任其所之，居不擇處，與不擇

物來不問主去不留名在冷不嫌入囂不溷故吾之
游亦學道也其人乃欣然而喜曰聆子之言如服清
涼散不自知其煩熱之去體也

子既好道願聞其旨夫三教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
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釋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用
實而至其妙處本虛釋道用虛而至其現處本寔譬
之人嘉穀以濟饑甘漿以止渴以漿濟饑不濟以穀
止渴不止儒者以其道治世修明人倫建立紀綱法
精網密人待以爲命然而世法榮華易生健羨世法

無常易生得失世法束縛易生厭苦世法勤勞易生
煩躁至于釋道貴寂寞而去榮華重性靈而輕得失
離束縛而尚擺落舍煩躁而就淒涼故儒者譬則穀
食也釋道譬則漿飲也以釋道治世若以漿濟饑固
無所用之欲存儒而去釋道若食穀而不飲漿如煩
渴何故三教並立不可廢也曰釋與道亦有異乎曰
無有異也釋貴虛靜道亦貴虛靜釋貴無爲道亦貴
無爲釋之所重在神故但修性而不言命靈明之極
萬劫不壞是性自該命也道之所重在形故多修命

然必性命雙修。以性立命。而後超凡度世。是命不能離性也。道家鍊精還氣。鍊氣還神。鍊神還虛。以成大丹。而出有人無。是有爲而無爲也。釋家戒生定。定生慧。至于慧則靈光所在。亦丹也是。全以無爲無爲之。爲其道愈大也。釋家一證真空。萬劫不壞。長生其所不必言者。道家形神俱妙。自然長生。初非貪長生而修道以長生爲言者。蓋爲學人設。而非黃老之本旨也。道家有專言修命者。其道不大。雖足延年易壞。所謂地仙之輩是也。釋家修性不徹。則其形既壞。而其神有未能獨立。不免投胎奪舍。所謂清靈之鬼是也。要而言之。佛道若成。仙何論乎。修仙者以佛修仙。仙道乃大二氏微有不同。其大處同也。友人曰。子之論三教核矣。何患不成。冥寥子曰。夫道知之非難行之難。而不知若盲者之索塗也。知而不行。畫餅其可充饑乎。於是里中之人。稍稍有知冥寥子者。相期來視。冥寥子懼其疲于酬應。乃辭友人而行。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五百縛一貧者而鞭之甚楚。索錢不得五百。愈怒。貧者聲泪俱下。一豪家子。鮮衣

怒馬從者如雲陵轢市人市人屏息屠兒持利刃宰牛剖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鱉蚌蛤鰕鱧堵積如丘山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反唇者或子與父諍語者狡童婦飾而晦淫妖媚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冥寥**才愍之呼集市人廣爲設法闡菩提之果論天人之福拈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無住而修行則爲大乘清虛而修行則爲仙品有漏而修行則生天界抱欲而修行則成魔道嗔心而修行則成修羅壞法而謗道則名闡提。魍暴而姪毒則化羅刹棄善而縱惡則墮地獄惡極而罪大則沉阿鼻其言凱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改悔者。

俄而一書生至與**冥寥子**論辨書生曰仙與佛果有之乎曰是何言歟今夫凡夫縱欲憂勞則心氣憤耗偶時日清心寡慾則神識爽然人能密緯真氣保和靈光則成仙作佛又何疑也吾姑淺言之佛道兩藏及高僧傳神僧傳傳燈錄列仙傳諸書徃徃出至人大儒手百千萬億歲以來彼豈盡無其事而妄言之以欺誑後世者耶神怪鬼魅世人嘗有見聞者有鬼

神則有仙佛何言其無卽爲謗道。曰所謂東岳鄆都
閻羅冥官果有之乎。曰是何言與。今夫明有閻浮提
天子宰割四海。其下則有宰相六曹。監司群牧。宣教
達情。以恩威慶賞。整齊萬民。而後成世道人天之上。
有天帝端居。統治下土。其下則有天神諸將。三官萬
靈。考校人間善惡。分別賞罰。以彰神理。子謂神靈無
有。寧謂上帝亦無有乎。有上帝而無神靈。一孤帝巍
然于玉清之上乎。又何以賞罰善惡而行其教令也。
曰善惡報應三世因果。果有之乎。曰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儒者之言也。欲知前世因。今生受
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釋氏之言也。今夫愚
騃薄惡之子。終身富貴。慶流子孫。非其今生足以受
之也。或以其前世種福根深也。聰明好修之夫。天札
坎墮。後嗣零落。非其今生有以取之也。或以前世之
修福業薄也。不然則此二事遂不可解。而上帝賞罰
之權倒置矣。頃之一少年來戟手而罵冥寥子曰。道
人乞食得食。卽去饒舌。何爲是妖人也。吾且聞之。官
攘臂欲毆冥寥子。冥寥子笑而不荅。或勸之乃解。

于是冥寥子行歌而去夜宿逆旅或有婦人治容艷
態而窺于門須臾漸迫微辭見調冥寥子私念此非
妖也耶端坐不應婦人曰吾仙人也愍子勸心好道
故來度子且與子宿緣幸無見疑吾將與子共遊于
度索蓬萊之間矣冥寥子又念昔聞成子學道荆山
試而不遇卒爲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
真誥以爲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夫鬼
狐惑人傷生殞命固也不可近卽聖賢見試不遇亦
非所以專精而凝神也端坐如初嬾人瞥然不見爲
鬼狐爲魔試皆不可知矣冥寥子游三年足跡幾遍
天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接物態非常情境
靡一無非鍊心之助雖浪跡不爲無補哉于是歸而
葺一茆四明山中終身不出

冥寥子游終

冥寥子游

冥寥子游絲行歌而去夜宿逆旅或有婦人治容鏡
態而窺于門須臾漸近微辭見調冥寥子私念此非
妖也耶端坐不應婦人曰吾仙人也惑子勸心好道
故來度子且與子宿緣幸無見疑吾將與子共遊于
度索蓬萊之間矣冥寥子又念昔聞成子學道荆山
其一范四陲山中絲良不出其左目遂不得遊而絕
輒一無非賴心之祖輒取祖不為無蘇姑于吳魏而
天不目之河貝耳之河聞良之河封嶽巖非常辭巖
良必為蠶熅皆不可味矣冥寥子游三平吳祖巖巖

廣莊

公安袁宏道著 錢敬臣校閱

逍遙遊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于我者即
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大于山魚
大于海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小于我
者即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螻蟻則信。言蟻有國
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之事。螭螟睫上有無量虫。
虫有無量郡邑都鄙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

廣莊

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萬六千種尸蟲族焉。凡有目者，卽有明；是彼未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卽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岳河瀆也。有嗜欲者，卽有生聚；是彼未嘗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齧而爲疥，彼知趨利；膚中之蟣出之甲上奔走如鶩，彼知畏死。吾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邪？娑婆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虛空處邪？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邪？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于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火者，唾涕濃血津液涎沫皆歸于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爲有餘；人得其小，不爲不足。虫處其內，不爲逼狹；人據其外，不爲廣廓。天地以成，任壞空爲劫；虫以生老病死爲劫。肘間之蟲笑指節爲夷狄，膚間之蟲語以牙甲，叱爲怪誕。尚不信身外有人，又況人外之天地邪？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闢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

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爲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魅于五尺之中。炎炎寒寒。畧無半罅。可出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已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于一切物無巨細。見于古今。世無延促。見于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蜉蝣以暮死爲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于豕。小于象。故巨未始不細也。夢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魘者以手拊胸。手卽物。故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由我。順逆自彼。遊戲根塵。無罣礙。盡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迥然出於人與虫之外哉。唯能安人虫之分。而不以一已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逍遙矣。

齊物論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于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末盡之見物。則緣而狂犬之聞。

聲則吠是故寄心于習。寄口于羣。人嗔則嗔。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勘聖校愚。叱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趨清避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黜浮譽。上督責。罪虛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馨王醜。霸儒生之是非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異途分門。爭道並出。海墨爲書。不可盡載。嗚呼。是非之衡。衡于六根。六根所常。執爲道理。諸儒墨賢聖。詰其立論。皆准諸此。今夫不食烟火者。目見十里。短視隔尺。訓狐之鳥。夜察蚊蠅。晝不辯丘嶽。日果可常乎哉。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也。而海外有形語之國。馬相不以鼻。口果可常乎哉。足附地則行。欹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鎚。借肺中風。借舌腭。聲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冊。想無常。夫不可常。卽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卽不可憑之。爲是非。

明矣。槐葉之虫。其身純青。見粉蠹之白者。笑之。而不知青白之不由彼也。蜀犬見雪則吠。詫其所變。江魚入海則惑。失其所常。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爲宜子。彼見夫中國之慶喜。鄭重以爲不慈矣。祝夫尚僧以貴其女。彼見夫中國之問名納采。從一守貞。以爲不令矣。死者棄骸野外。以施烏鳶。七日不盡。聚族而哭。彼見夫中國之素車黃腸。珠孺玉匣。以爲不仁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我憐彼。彼亦憐我。我訕彼。彼亦訕我。是非之質。惡從而辨之。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髮之。若若譏髭之虬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盃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岡之舊壘。歎南山之新壘也。以智證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土音。正閩甌之鄉語也。夢中之人物。有嗔我者。有齧我者。是我是人。夢中之榮瘁。醒待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孰真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

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實。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

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之人。波波吒吒。稿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路曠。奧室以養體。淫妖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極羞醜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疴立至。伐生斧命。萬厲于此。賢知之人。憫其淫溺。是故執軌以範躬。收視卻聽以衛耳目。恬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執軌以範躬。躬之卷鞠者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視以衛目。目之幽隱者生。而目之奔色者死矣。却聽以防耳。耳之壅蔽者生。而耳之納囂者死矣。恬淡以約口。口之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死矣。虛無以葆性。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蕩周流。朋從往來者死矣。皆吾生。卽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辟如半身不隨之人。雖復畱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名全人。故養生者傷

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卽有此養。草木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之天。喬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孤之子。不見天。絕于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卽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麾之。則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兒非真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偕來。不待知而知者也。聖人之于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徼倖。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物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爲益生葆命之行。古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旣曰無生。卽非養之所能生也。旣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立。壽何益。命不因歿而不立。歿何惡。歿不足惡。壽不足欣。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外其身者。可以存身。則內其身。亦可以亡身。郭橐駝之種樹也。置之若棄。鄉人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一日聞其父有大獄。

立起下牀。籌畫區置。且日而病去。此外身身存之明效也。衆人以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衆人以得生。故失生。聖人不得。故不失。嗜雞雛者。養以松子。灌以漿酪。鷄亦自幸。與羣雛異。而不知鸞刀之先至也。西方有神女。相好光明。旦謁主人于門。主人曰。神何來。女曰。余功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求慧者。慧。乞男女者。男女。諸所願欲。無不吉祥如意。主人乃洗浴稽首。延之上座。頃之一醜女至。面若塗漆。髮若野蒿。主人曰。若何來。女曰。余黑暗女。凡余所至之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殤。壯者衰。男子畫哭。婦媪夜啼。主人乃奮臂挈杖。驅之出門。天曰。不然。有事我者。亦當事。彼余與彼。如形之影。如水之波。如車之輪。非我無彼。非彼無我。主人太駭。揮手謝天。送之。唯恐不速。聖人之養生。亦若是焉矣。嗟夫。養生之說。起于貪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世之所謂。妖折者。或三二十。以至一周二周。所謂善攝養者。最多。不過八十九。或百餘歲。辟二蟬。一死于午。一死于暮。諸水族虫。皆弔午而慶暮。而不知時之頃。

刻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倏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于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鳥有矣。天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囚。縱不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勞碌矣。生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戀生之生者。既迷而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戲。故養生之說行。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之類衆。非深達生死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養生哉。

人間世

衆人處人間世。如鰕如蟹。如蛇如蛙。鰕濁蟹橫。蛇毒蛙噪。同穴則爭。遇弱卽噉。此市井小民象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方池。曲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爲大鳥。所啖。賢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虛。能出纏而不能入纏。是此象

也唯聖也。如龍屈伸不測，龍能為鰕為蟹為蛇為蛙，為諸蟲蚓。故雖方丈涪蹄之中，龍未嘗不沂鱗濯羽也。龍能為鯉為鯨為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嘗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為龍，一神至此哉。是故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為道，在于善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出于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夫翠不藏毛，魚不隱鱗，尚能殺人，而況于人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

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滯則碍。故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岳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厥。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于人，而據我于肩。我之為我，其

伏甚細。其害甚大。聰明我之伏于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于見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于識種者也。古之聖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辟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堯無我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根。是故龍逢見戮。比干剖心。伍有乘潮。靈均是沈者。事君之我未盡也。務光投河。夷齊叩馬。漆室自縊者。潔身之我未盡也。姜里彼囚。居東見疑者。居聖之我未盡也。孔子自

匡伐木于宋。絕糧于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言六十耳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明矣。我見不盡。戮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今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飢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嬉。嗔者令喜。兒口中一切喃喃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也。同舟而遇風者。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可涉哉。古之至人。號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

根在卽見山林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
卽見朝廷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
是故親之不得疎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尚無
有福何有于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微矣三代而下
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房東方朔黃
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仁傑是也子房當烹狗藏
弓之世時隱時見托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蔗
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厨皆
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汙朝口無臧否梁公
身事女王與姪奴爲伍縱博褻裘恬不知耻使諸君
子有一毫道理不盡我根潛伏惡能含垢包羞與世
委蛇若此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潔其行至不能調
伏一張良娣我見尚在處人間世之道未盡也嗟乎
若胡廣之中庸馮道之五代是之而非非之而是噫
余不敢言之矣

德克符

天下所寶者軀命也所尊者面貌也所倚者手足耳
目也軀命計其短長面貌角其妍媸手足料其強痿

耳目較其聰塞。一支不治。百里尋方。一夫抱疴。舉族奔徙。至于覺明真常。形神之蒂。聽其杌捏。恬不知怪。有言及者。互相嗔笑。指爲異端。噫。何其頑鈍昏劣。抑至此邪。夫天地之長且久者。非以形氣也。草木之生長長。非以枝葉也。人之視聽操履。舍知秉耀。非以手足耳目心也。謂耳能聽。死者亦有耳。何不聞。謂目能視。死者亦有目。何不見。謂手持足行。死者亦有手。足何不起。謂心能思。死者七竅具在。何以都無知識。空俄而有氣。氣俄而有根。根俄而有識。根者諸濕之

偶聚。如濕熱之蒸而成菌也。識者六緣之虛影。如芭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緣去識亡。熱謝菌枯。濕盡形壞。向非覺明真常。客于其中。一具白骨。立見僵仆。辟則無柱之宇。無根之樹。其能一日立于天地間哉。萬物皆可爲人。是故得水者。知得火者。烈得金者。強得木者。理人皆可爲萬物。是故值其生則生。值其尅則死。值其駁則愚。值其正則賢。草木一生尅也。人特草木之有知者也。瓦礫一水火也。人特瓦礫之能動作者也。嗟夫。知與動作。豈人之爲覺性也。今夫神

之赴箕也。密語則聽，是有耳也。呈帖則知，是有目也。證事則書，遇物則題，是有思慮也。夫其耳目思慮者，豈箕之爲哉？神也，神不以箕之成壞爲已之存亡。則人亦不當以殼之有無爲心之憂喜明矣。楚俗尚鬼，其致鬼之物不一，推之皆有至理。肩挺之鬼，挫兀不休，所附者長而狹且直也。甕罌之鬼，聲如歌曲，所附者腰大而嚙細也。兀丫之鬼，剝啄如雷，所附者短身長味也。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濶口空腹也。覺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故附其卷而納者，則爲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爲視附，其勁而節者，則爲動履附，其竅而出入者，則爲意識。一切衆生不深惟身心之所以，百計愛惜，以愛惜故，牽纏糾縛，促局如繭中之虫，煎啣如在釜之蟹，畜盜自劫，家貲日銷，至于寶盡囊空，猶愛盜不止，可不哀哉。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物。夫狂者尊古卑今，尚能眼空一世，糠粃形骸，至人脫卻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見哉。齊有優蛾者，館于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分室而寢。

夜半聞蛾謂弟子曰余初入俳場村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噓噓不能終折已遊三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叟之觀者蔑如也已又過達官貴人之家分盃連席謔浪終日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京師隸藉樂部出入掖廷聲遍長安王侯公子爭爲挾箏負琴視達官貴人猶家鷺庭鳥也今余出京又十年餘高賢大士游公猥賈閱歷旣多處萬人場有若幽室籠燃指撥隨手而應歌喉盤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已焉耳不見人焉耳龜蒙先生曰吾寐矣夫某甲行道四十年而唯恐置身之無所也隘矣夫彭祖之神與國殤相遇于道殤曰兒來祖怒曰余壽過若倍疑何嬰我殤曰兒所謂八百形骸也非兒也夫人僞而鬼真今與若較卽真之日予壽先若久矣

大宗師

古今宗師未有不宣生死者佛曰爲一大事出見于世孔曰朝聞夕死老曰死而不亡者壽夫釋老之爲生死人皆知之孔學之爲生死雖鉅儒大賢未有能

遂知之者。嗟嗟聖人之道。止于治世。卽一修齊已足。而沾沾談性與天窮極微。得無迂曲之甚。夫天命者不生不死之本體也。何言天非人是已。天與人對非人者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也。旣已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矣。我何在我。相盡卽道。旣已無耳無目無口鼻無心意識。卽天下之耳目口鼻一時頓盡矣。人何在。人相盡卽教。教之一字。尤爲喫緊。位天育物。總是教體。心淨土淨。曰位。胎卵滅度。曰育。性如是故。非是強爲爾。我生死了不可得。噫。金口未宣。木鐸先啓。涅槃妙路。實肇數仞。天人導師。非孔誰歸。莊去孔聖未遠。七篇之中。半引孔語。語語破生死之的。倘謂蒙莊不實。則中庸亦僞書矣。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囹圄之人。一陷大戮。寤寤寐寐。惟脫死是求。是故有一罅可直。不惜營營也。有賄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橐。嚮子女赴之也。何則。信已之必死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趨名驚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邪。文章之士。以立言爲不

死是故著書垂訓。舐毫吮墨。仰面觀屋。神仙之士。以
畱形爲不死。是故鍛精鍊氣。畱心龍虎。坎離及諸大
丹藥物之術。二乘之士。以寂滅爲不死。是故耽心禪
觀。趨向虛無。遠離一切幻垢。無明。夫文章之士。無足
論矣。十種大仙。壽千萬歲。報盡還墮。二乘雖受三界
外變易之身。終屬有爲。捨此趨生焉。知大道。嗟夫。道
何物也。而可以已意趨捨之哉。夫道天也。趨捨人也。
天地之間。無物非人。卽無物。可與道湊合者。道若可
聽。是聲非道。道若不可聽。是塞非道。道若可見。是相

非道。道若不可見。是暗非道。道若可言。是響非道。道
若不可言。是瘖非道。道若可思。是憶非道。道若不可
思。是忘非道。道若可得。是法非道。道若不可得。是空
非道。可聽可見。可言等。卽生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
等。卽死可聽可見。可言等。卽死不可聽不可見不可
言等。卽生種種趨避。皆屬生死。迫道愈急。去道愈遠。
夫惟聖人。卽生無生。卽生故不捨生。無生故不趨生。
畢竟寂滅。而未嘗破壞。有爲常處一室。而普見十方。
空界。示與一切同行。而不與一切同報。尚無生死可

了又焉有生死可趨避哉。善我者無體。善行者無時。善因者無果。金之堅也而火流之。水之輕清也而風日銷之。有體故也。聖無體。一株之桃可分而千。松子飛山成林。蓮實墮泥成藕者。因能爲果。果亦能爲因也。聖無果子。生于亥死于丑。此一時之生死也。日生于朝死于昏。此一日之生死也。春生于冬死于夏。此一季之生死也。時爲之也。聖無時。無時者。古今一時。是故伏羲神農至今。猶在無果者。無因非果。仲尼表高子淵。表深杏壇陋巷。本無是事。無體者。諸法同體。三教聖人。末世衆生。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氣出人。此非識心分別可知。智證乃見。讀儒書者。尚以此意叅之。庶幾聖門之嫡傳哉。

應帝王

矢不密鳥不高。羅不繁獸不深。法不多民不譎。道不斲士不岐。吾欲爲網罟。彼卽爲深穿。網罟者深穿之始也。吾欲爲法律。彼卽爲舞文。法律者舞文之始也。吾欲爲仁義。彼卽爲放弑。仁義者放弑之始也。道而觸者。彼曰無禮。此亦曰無禮。分辯不已。遂爲格鬪。僞

盟誓者亦假約束何也。非約束無以爲局。騙資也。嗟夫。此豈制作之初意哉。勢使然耳。文中子爲弟子曰。余依先聖之言。教民慈。教民孝。教民睦。教民信。講業三十年。而民之厲滋甚者。今之人不逮古邪。何訓之難也。弟子曰。先生之教非也。非民之難訓也。先生言慈而不類。之子始以慈望其父。先生言睦而不肖。之卑幼始以厚責其長上。先生言信。而締盟要約者。始以信讓其朋友。故自先生立教以來。父見子過。子見父過。兄弟責望于家。朋友譙讓于野。先生之教則然。

豈民之罪哉。文中子愀然而退。屏居深山。終身不爲人師。遂古之初。民物雜處。有若族屬。患難不作。迨其後世。始有教民。網罟漁獵者。于是獸相率入于山。魚相率入于淵。鳥相率入於深林。人與禽獸。既不相習。是故人之強有力者。遇獸則殺。獸之強有力者。遇人亦恣其食。噉故夫民之無辜。而不免於齒角之禍者。智士之教也。文中子謂鵬冠子曰。敢問詐之所始。鵬冠子對曰。始于一二。文中子曰。一二奇偶自然之數也。惡乎詐。鵬冠子曰。有一二。卽有千百。有千百。卽有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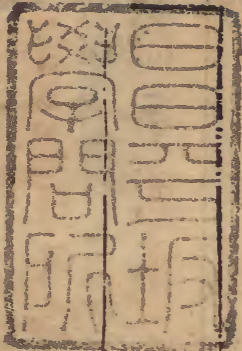
有計算卽有文字。有文字而天下之機變不可勝窮也。記曰蒼頡作字。天雨血。鬼聚哭。憤大朴之漓。奸巧之生也。鬼神不得其所。况乎人哉。舜南巡狩至江漢之野。遇一丈人披髮而泣。舜曰天下熙熙然樂。父老獨悲何者。丈人曰往者余釣于江。朝出夜沒。垂六十年。人無知者。今江濱之人。有以余爲賢而親之者矣。是必上之人有以使之也。夫以爲賢而親之。不賢者將疎之矣。余將目擊夫百姓之相食。而此地之爲戰場也。是以泣也。舜曰今天下何如。放勳之時。丈人曰

嘻安可比帝堯之世。九水溢。十日出。而民不爲災。今則壞定日月。調而民之繁庶不加于昔也。帝堯之世。四凶在位。三苗負固。頑讒布野。而堯不以其故貶聖。今流者流。格者格。殛者殛。而昭宣平章。不倍于昔也。夫帝堯之德。去烈山氏一間耳。今奚得比哉。聖王之治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鵠。卵。天不以水之剋火而去水。天不以嚙人之故而絕。虎狼蚊蚋。天不以地狹民貧而摧山填海。聖王亦然。聖王者覆智愚賢。不肖而因其自生自育者也。故法

天也。嬰兒激之不嗔，譽之不喜。太山摧于前而目不瞬，天之至也。故法嬰兒也。鵠卵無聞無見，冥冥漠漠，爍之不以爲熱，濡之不以爲寒，蒙之祖也。故法鵠卵。齊威王令于國中有能善巧分別者，賜千金。三日而應募者三人。一人曰：臣能分別人之面貌，萬不失一。齊王乃呼左右一色一衣者百人，遍令閱之一閱而識其姓字，三覆不悞。一人曰：臣之術有過于此者，臣能分別鷄鶩野鵲。齊王乃呼嗇夫籠孔雀翡翠百餘，以識其左右前後，遍令閱之。頃之發籠，嘈啞庭下，雜問其處，一無所失。一人曰：臣之術又有過于此者，臣能分別諸名花果。齊王乃導入園，命觀桃李諸花，觀畢，苑令摘花試之，枝葉柯亞皆記其處。十問而十不失。齊王大喜，立賜千金。西郭先生進曰：此小術也。奚足爲怪？臣之術有大異于此者。因問：首一人爾。曰：我能分別幾。曰：千餘人。次分別幾鳥。曰：百餘。次分別幾花。曰：不過六七樹。西郭先生笑曰：陋哉！臣之術能一時知趙魏齊魯諸國雨點之數，飛禽走獸皆洞得其情狀。臨淄之中七萬戶，起一心一念，臣能悉知。用臣

不術可撫四夷。齊王大駭。齋戒七日。庭設九賓。進西
郭先生于殿。王三環進食。跪而請曰。先生之術可得
聞乎。西郭先生曰。可。霖雨。臣知其可千里。猛雨。知其
不數十里。分龍之雨。鬼雲之雨。知其不隔轍。臣是以
知雨點之數也。翼者。知其能飛。角者。知其能觸。逸者
知其善走。臣是以得鳥獸之情狀也。王之百姓。貧者
知其欲粟。賤者知其欲爵。鰥者知其欲婦。曉起。知其
營業。人夕。知其宴眠。臣是以悉知其心之所念也。臣
之術操者簡。而用者博。故得之可撫四夷。威王憮然

自失曰。先生休矣。



廣莊終

卷之

